

東坡集卷之七



1997. 9. 20

77640

於不養心無復國事日非禱文語于自昧魚肉至
樂出五音且緇大國神之知也而主者外上曰言
高也無窮大宗之測不辨賦乎命辨出信辨俗再
安安乎故夫是報禱文之罪惡而衣寶籙不臣之
不辨信之報禱之妙不辨志而裏高懸國變亦
與惡惡皇帝信囚王入罪也貫益善宗赫茲縣辨
曰出國皆禱文之國男皆禱文之男專對自必顯
不察師不效動寶籙為禱文怕立懣然不知不
不辨辨之矣早聞燈聖水之師俗以眼睛觀又
何味也樂留者曼音觀規且禱文有今辨之心而

東史纂要卷之十三

趙冲事明宗

神宗 熙宗 高宗

趙冲字湛若橫川人侍中永仁之子生一月母亾稍長極哀慕家稱孝童明宗時登第博聞強記諳練典故熙宗朝拜國子大司成翰林學士一時典冊多出其手出爲東北面兵馬使還拜禮部尚書高宗三年進樞密副使翰林學士承旨上將軍文臣兼上將軍自文克謙始中廢久王以冲才兼文武特授之時金山兵闌八北鄙以叅知政事鄭叔瞻爲元帥冲副之點兵於順天館驍勇者皆爲崔忠獻父子門客官軍

皆老羸元帥心懈日官以拘忌諂忠獻出師不由大
路會大雪士卒凍縮前軍望見平州防禦軍誤認賊
兵遂奔潰惟冲勒兵整肅明年五軍元帥追賊于安
州行至太祖灘遇雨而止置酒高會俄而賊兵大至
五軍皆潰將軍李義儒等戰死士卒死者不可勝記
資糧器仗皆爲所奪賊追至宣義門焚黃橋朝野大
震史臺上疏罷免冲等女真黃旗子軍渡鴨綠來
屯麟靜龍三州冲與戰斬獲五百餘級溺江死者幾
盡僅三百騎遁去卽復冲職以守司空左僕射召還
賊日熾官軍不能制復以冲爲西北面元帥金就礪

爲兵馬使授鉞遣之初冲敗軍作詩曰萬里霜蹄容
一蹶悲鳴不覺換時節倘教造父更加鞭踏躡沙場
摧古月至是部伍整齊號令嚴明秋毫不犯冲等至
長湍遇賊屢敗之賊魁八保江東城蒙古元帥哈真
及札刺兵一萬與東真帥完顏子淵兵二萬聲言討
丹賊攻破和孟順德四城直指江東會大雪餉道不
繼移書元帥府曰帝以丹兵逃在爾國遣兵討之惟
資糧是助仍請兵辭甚嚴且約爲兄弟冲卽輸米二
千碩遣中軍判官金良鏡率精兵一千護送語在良
鏡傳時兩國雖以破賊救我爲名蒙古於夷狄最凶

悍中外疑懼朝議亦依違未報冲獨不疑馳聞不已
隨宜和解之明年己卯冲與兩元帥攻破江東城哈
真等還冲送至義州哈真執冲手泣別子淵頗知人
謂我人曰汝國帥非常人汝國有此帥天之賜也凱
還拜政堂文學尋加守太尉同中書門下侍郎平章
事修國史明年卒年五十諡文正為人風姿魁偉外
莊內和遇士愉愉然不施戟級三掌文闈所選皆名
士出將八相朝野倚重平時莅事未嘗露稜角故世
徒知其為寬厚豁達長者及持大兵臨大事然後乃
知磊落不常之器為相開獨樂園于東臯公餘引贊

士大夫琴酒自娛配享高宗廟

金就礪事康宗 高宗

金就礪彥陽人父富禮部侍郎就礪陰補郎將俄擢將軍鎮北界羯貊不敢犯拜大將軍巡撫塞上邊民畏愛高宗三年丙子契丹遺種金山王子者引兵渡江就礪將後軍禦之所向克捷諸將斬七百級得馬驟牛及牌印兵仗無算賊不復分兵聚屯開平驛諸軍皆莫敢前獨就礪拔劍策馬直衝賊圍出八奮擊賊兵潰追過開平賊設伏驛北急擊中軍就礪回軍擊之賊又潰中軍兵馬使盧元純謂曰彼衆我寡右

軍又不至始賚三日糧今已盡不如退據沁州城以俟後復就礪曰我軍屢捷鬪志尚銳請乘其鋒一戰而後議之賊布陣軍勢甚盛就礪與文備橫截賊陣士卒冒白刃爭赴無不一當百所向披靡三合三克就礪長子死追奔八香山斬獲二千四百餘人溺死南江者亦以千數其婦子聚哭聲如萬牛之吼有一人棄兵直前請曰我等擾貴國邊疆固有罪矣婦子何知請無庸盡殺我則剋日自返矣就礪與之酒悞飲而去三軍各遣二千人躡其後見賊所棄資糧器仗牛馬狼籍於道所遣六千人戰于清塞鎮擒殺過

當賊遂遁去契丹後至者自前月大八境三軍次延
州後軍獨遇于楊川擒斬數十百級兩軍先回博州
就礪護輜重徐行至沙峴浦賊突出狙擊就礪告急
於兩軍兩軍守便宜不出就礪力戰却之卒護輜重
而至元純出迎門外賀曰猝遇強敵能摧其鋒使三
軍負荷之士無一毫之失公之力也馬上酌酒爲壽
兩軍將士諸城父老皆扣頭賀賊復聚衆連日耀兵
犯昌州三軍夜遣卒襲賊于興郊驛明日夜戰于洪
法寺又戰于州城門外皆克賊夜涉清川至西京官
軍與戰敗績賊冰渡大同江八于西海道屠黃州丁

丑二月就拜就礪爲金吾上將軍五軍次于安州大
棗灘戰不利賊氣得馳突就礪與文備仁謙逆擊之
仁謙中流矢死就礪奮劍獨拒槍矢交貫于身病瘡
如京忠憤之氣猶形言色聞者壯之五月加發兵復
以就礪將前軍遣詣忠州就礪瘡未合力疾受命至
黃驪縣法泉寺之南川上五軍爭舟就礪退須諸軍
畢濟然後乘舟忠州城毀於水木石崩蕩舟爲巨石
所輻施櫓俱脫板漏水涌同舟之人面若死灰就礪
堅坐不移神色自若俄有三人乘棧截流來救得濟
明日又與賊戰斬獲三百餘級迫于堤州之川流尸

蔽川而下至朴達峴崔元世曰嶺上非大軍所止欲
退屯山下就礪曰用兵之術雖先人和地利尤不可
輕賊若先據此嶺我在嶺下獐獠之捷亦不得過况
於人乎乃登嶺而宿質明賊果大進欲爭要害就礪
使諸將分當左右從中鼓之士皆殊死鬪三軍亦大
呼爭前賊大潰不果南下皆東走追至溟州凡六戰
皆捷賊奔還女真就礪移據興元鎮賊得女真兵復
振長驅而來就礪回軍遇於豫州之柱川交綏而退
忽邁疾將佐請歸就醫就礪曰寧爲邊城鬼豈可尢
安於家乎疾甚勅歸立理疾肩輿至京累月乃瘳於

是賊破數十城如蹈無人之境戊寅以趙冲爲元帥
就礪爲兵馬使王親授鉞遣之冲就礪等數戰敗之
賊勢窮八保江東城明年己卯蒙古元帥哈真札刺
與東真帥完顏子淵直指江東移牒我軍同討丹賊
然蒙兵凶悍雖名救我諸將皆憚於行就礪謂冲曰
國之利害正在今日若違彼意後悔何及吾雖不才
請一行乃領十將軍兵往焉哈真語曰果與我結好
當先遙禮蒙古皇帝次及萬奴皇帝就礪曰天無二
日民無二王天下安有二帝只拜蒙古皇帝就礪身
長六尺五寸而鬚過其腹哈真見其狀貌魁偉又聞

其言大奇之引與同坐問年幾何謂曰君兄而我弟
使就礪東向坐曰吾嘗征伐六國閱貴人多矣未見
如兄之貌臨別執手扶腋上馬數日冲亦至哈真引
冲坐上座曰吾其坐兩兄之間置酒作樂極歡哈真
善飲約不勝者罰之冲引滿輒倒略無醉色及闋舉
一杯不飲曰非不能飲若勝而如約則公必受罰主
人而罰客可乎哈真悅詰朝會江東城下分委諸將
令鑿池城下以防逃逸丹兵勢窘軍卒婦女五萬餘
人開門出降其偽平章以下百餘人斬於馬前哈真
請冲及就礪同盟曰兩國萬世永為兄弟無忘今日

以婦女童男七百口及吾民爲賊擄者二百口歸于
我冲凱還崔忠獻忌功停迎迓禮及論功忠獻主之
有功者無賞人多怨之就礪節儉正直持軍嚴士卒
不犯秋毫有酒卽用一卮與最下者均飲故得其死
力江東之役事皆讓於元帥臨陣制敵多出奇計以
成大功然未嘗自矜爲相正色率下人不敢欺真忠
義人也高宗甲午卒謚威烈配享王廟子佺繼八相
府爲太傅平章事

史氏按趙文正文武全才出將入相當遼孽八寇
蒙兵歷境之日與威烈同心禦侮從容杯酒却敵

如神國家賴安徐熙姜邯贊不得專美於前矣豈
非所謂英雄豪傑間世之人物乎

○李齊賢曰自我太祖啓宇至于高王三百有餘
年矣崔氏父子繼世秉政內擁堅甲以專威權外
委羸兵以責攻戰當斯之時欲以有為其亦難矣
爾乃金宗訖錄遼孽搆亂遠關窮寇鋒不可當蒙
將壓境徵師討賊順之則莫委其情逆之則必生
他變安危之機間不容髮乃能左提右挈遠交近
攻定宗盟於經綸之始安邦基於呼吸之間豈非
魁傑才智之臣而社稷之靈有以陰相者歟觀其

拚甘分少能得死力令行禁止莫犯秋毫可謂有
古名將之風矣關平之戰我乃再救中軍沙峴之
役盧公則不相助訖無一言而生嫌隙不伐其勞
歸功於衆是則大人君子之用心也至於先詣哈
真固與國之心不拜萬奴明尊王之義多智韓洵
皆別將名洵將既殺首矣歟兵而止以安邊民
名韓洵州以叛

史氏稱其忠義太常諡以威烈不亦宜哉

金仁鏡事明宗

高宗

金仁鏡初名良鏡慶州人平章事義珍四世孫父永
固爲興郊驛使公清慈惠不啻一人後緣金甫當建

繫寧州獄當死興郊吏民詣處置使涕泣請貸終得
免第宅沒官妻子飢寒無所托興郊吏斂米帛厚遺
之仁鏡才識精敏善隸書明宗時中第直史館轉起
厝舍人高宗初趙冲討契丹兵于江東辟仁鏡爲判
官時蒙古帥哈真東真帥子淵請兵糧冲欲詞之難
其人仁鏡請行冲曰幕中籌策君所職耳冒險往謀
非素習何請爲仁鏡曰嘗聞蒙古布陣取法孫吳子
少讀六書熟知之故敢請冲乃遣之哈真子淵攻丹
兵于岱州屯城西仁鏡往見之兩元帥張樂宴慰極
歡而罷仁鏡結方陣於州西門外兩元帥登高而望

蒙古四十六人被甲帶劍相對立仁鏡使才人列軍
前鼓譟呈雜戲又使善射者二十餘人一時俱射矢
八州城契丹登城望者皆奔避兩元帥嘆軍容整肅
復邀仁鏡上座宴慰論功擢樞密院右承宣後東真
寇定長二州仁鏡知中軍兵馬使與戰敗績明年被
讒貶尚州牧使故舊無一人相送者惟門生餞于郊
仁鏡有詩云一鞭幾盡掃胡塵萬里南荒作逐臣王
筍門生多出餞感深難禁淚霑巾又題州壁云敢向
蒼天有怨情謫來猶自得專城何時鈴閣登黃閣太
守行爲宰相行未幾拜翰林學士尚書左僕射陞中

書侍郎平章事仁鏡文武吏材俱瞻天資清婉無一點塵累高文大冊皆出其手尤工近體詩賦牛童馬走無不知其名高宗乙未卒諡貞肅

金之岱事高宗 元宗

金之岱初名仲龍清道人風姿魁梧個儻有大志力學能文高宗四年江東之役代其父隸軍隊以行隊卒皆於梳頭畫奇獸之岱獨作詩書之曰國患臣之患親憂子所憂代親如報國忠孝可雙修元帥趙冲點兵見之驚問召入內廂器使之明年冲知貢舉之岱擢第一名例補全州司錄恤孤寡抑強豪發摘如

神吏民敬畏後爲全羅道按察使崔怡子僧萬全住
珍島一寺其徒橫姿號通知者尤甚其所請謁之岱
皆抑不行嘗至其寺萬全慢罵不見之岱直入升堂
堂上有樂器乃橫笛數聲操琴三弄音節悲壯萬全
欣然出曰適有微疾不知公至此相與歡飲因托以
十餘事之岱卽行之留數事曰至行營乃可爲耳宜
遣通知相候還營數日通知果至之岱命縛之數其
不法投之江萬全卽沆也雖挾前憾以之岱廉謹少
過竟莫能害時蒙古兵犯北邊知兵馬使洪熙嗜女
色不恤軍務一方離心以之岱有才略陞簽書樞密

院事代熙出鎮撫以恩信西北四十餘城賴以安元
宗初拜政堂文學吏部尚書未幾上章請老加守太
傅中書侍郎平章事致仕得疾剃頭坐逝年七十七
諡英憲初之岱聞城南有叟善星命往見之叟迎入
推占因令少女拜庭下云此公後必貴汝蒙其賜謹
識之後二十年之岱按全羅時賊黨多繫獄之岱按
囚一婦呼曰舊日城南叟女也不幸至此之岱驚駭
命釋厚慰而遣之

李公老事明宗

高宗

李公老字去華丹山縣人文章富贍尤工四六明宗

朝登第調安邊判官出私財代民賦以最徵爲司議
署丞遷直翰林院崔忠獻以公老連戚里擯不用者
幾十年高宗初以禮部郎中爲趙冲兵馬判官獻擒
賊之策多有中者爲慶尚道按察使令行禁止部內
大理王嘉之授刑部侍郎仍按其道八拜殿中監典
選剖决如流視事五日民多稱服進樞密院右副承
宣王倚爲腹心將大用之病卒家無甌石

李奎報事神宗

高宗

李奎報字春卿黃驪人初名仁氏以夢奎星報異改
之九歲能屬文號奇童稍長經史百家佛老之書一

覽輒記以詩酒自娛號白雲居士中第十年不調宰相禁省文薦之久司兩制爲詩文不蹈古人畦徑橫驚別駕汪洋大肆熙宗初爲崔忠獻作雙松亭記又以詩贊忠獻忠獻以其詩示宋恂曰此子高亢意不止此若直除叅官則亦人望也乃拜正言得罪士論事高宗歷官集賢殿大學士政堂文學守大保門下侍郎平章事致仕卒謚文順有文集五十三卷

俞升旦事康宗 高宗

俞升旦初名元淳仁同人其先縣吏沉訥謙遜博聞強記尤工於古文世稱元淳文經史奧義有問者辨

釋無疑至於釋典亦能旁通嘗過尚書朴仁碩仁碩
有藻鑑待之盡禮人問其故答曰此人如照夜神珠
求不可得况敢自致康宗爲太子見放于江華升旦
以待學被斥高宗在幼冲亦受學及卽位召爲師傅
歷禮部侍郎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蒙古大舉侵及
京畿崔怡會宰樞議遷都江華人情重遷畏怡無敢
發一言者升且獨曰以小事大義也事之以禮交之
以信彼亦何名而困我哉棄城郭捐宗社竄伏海島
苟延歲月使邊氓丁壯盡於鋒鏑老弱係爲奴虜非
爲國長計也怡不聽卒諡文安

朴犀 事高宗

朴犀竹州人尚書仁碩之子高宗十八年爲西北面
兵馬使蒙古元帥撒禮塔屠鐵州至龜州犀與將軍
金仲溫金慶孫等各率兵會龜州分守城三面蒙古
兵圍城數重日夜攻之城巾軍突出擊走之蒙兵擒
渭州副使朴文昌令八城諭降犀斬之蒙古槍樓車
及大床裹以牛革中藏兵薄城底以穿地道犀穴城
注鐵液以燒樓車地且陷蒙兵壓死者三十餘人又
斃朽茨以焚木床蒙兵錯愕而散蒙兵又以大砲車
十五攻城南甚急犀亦築臺城上發砲車飛石却之

蒙兵以人膏漬薪厚積縱火攻城羣灌以水火愈熾
令取泥土和水投之乃滅蒙兵圍城三旬百計攻之
羣輒乘機應變以固守蒙兵不克而退復驅北界諸
城兵來列置砲車三十攻破城廊五十間羣隨毀隨
葺鎖以鐵絙蒙兵不敢復攻羣出戰大捷擊殺無算
撤禮塔遣我國人池義濂以淮安公佺謀至龜州諭
降羣不聽蒙兵又造雲梯攻城羣以大于浦迎擊之
無不糜碎梯不得近大于浦者大刀大兵也明年王
遣諫議大夫崔林壽監察御史閔曦率蒙古人往龜
州城外諭曰已遣淮安公佺講和于蒙古我三軍已

降可罷戰出降諭數四猶不降曦憤其固守欲拔劍
自刺林壽夏諭之犀等重違王命乃降後犀乃退歸
其鄉蒙古之圍龜州也其將有年幾七十者至城下
環視城壘器械歎曰吾結髮從軍歷觀天下城池攻
戰之狀未嘗見如此城中諸將他日必皆爲將相後
犀果拜門下平章事時有宋文胄亦從軍龜州者也
以功超授郎將後爲竹州防護別監蒙古兵至竹州
城諭降城中士卒出擊走之蒙古復多方攻之凡十
五日竟不能拔乃燒攻具而去文胄在龜州熟知蒙
古攻城之術其計畫無不先料輒告衆曰今日敵必

設某機械我當備某器應之賊至果如其言城中皆謂之神明論功拜左右衛將軍

金慶孫事高宗

金慶孫初名雲來平章事台瑞之子母夢五色雲間有衆環擁一青衣童自天墮懷中遂有娠及生美容姿頭上有起骨龍爪性莊重和裕智勇絕人有膽略常處室必着皂衫如對賓怒則鬚髮輒豎早以蔭進歷華顯高宗十八年爲靜州分道將軍蒙古兵渡鴨綠江屠鐵州侵及靜州慶孫率衙內敢死士十二人開門出戰蒙古却走俄而大軍繼至州人度不能守

皆奔竄慶孫獨與十二士登山夜行不火食七日到
龜州兵馬使朴犀令慶孫守城南蒙兵大至南門慶
孫獨與十二士進戰手射先鋒黑旗一騎卽倒十二
士因奮戰流矢中慶孫臂血淋漓猶手鼓不止四五
合蒙兵退却慶孫整陣吹雙小笳還犀迎拜而泣犀
於是守城事一委慶孫蒙古圍城數重日夜攻之車
積草木輾而進攻慶孫以砲車鎔鐵液以瀉之燒其
積草蒙兵却復來攻慶孫據胡床督戰有砲過慶孫
頂中在後衙平身首糜碎左右請移床慶孫曰不可
我動則士心皆動神色自若竟不移大戰二十餘日

隨機設備應變如神蒙古曰此城以小敵大天所祐
非人力也遂解圍而去尋拜大將軍知御史臺事後
爲金羅道指揮使時草賊李延年兄弟嘯聚原粟潭
陽諸郡無賴之徒擊下海陽等州縣慶孫募別抄三
十餘人祭神督戰斬延年賊徒大潰一方復定八拜
樞密院知奏事轉爲副使崔沆忌慶孫得衆心流白
鴿島投海中慶孫累立大功朝野倚重遽爲姦賊所
害人皆痛惜

史臣曰以孤城弱卒拒天下方張桀驁之虜使不
得東下國家屹然如山岳吾東方善守城者安市

以後又有龜州犀慶孫功不細矣

崔椿命事高宗

崔椿命冲之後性寬和有節操高宗朝守慈州蒙兵圍城椿命率吏民固守不降國家畏撤禮塔詰責遣宋國瞻諭降椿命閉門不對及三軍將帥降撤禮塔謂淮安公佺曰慈州不降宜諭降佺遣大集成到慈州城下曰國朝三軍已降宜速降椿命對曰朝旨未到何信而降集成曰淮安公已來請降故三軍亦降此非信耶對曰城中人不知有淮安公遂拒而不納蒙人責集成入城椿命使左右射之皆奔却終不下

集成浚衛而還撒禮塔怒必使殺之高宗以問宰相
集成請崔瑀獨斷殺之宰相亦不得已從之獨兪升
旦以爲不可殺聞者歎服瑀遣李白全往將斬之椿
命辭色不變蒙古官人曰誰歟白全曰慈州守也官
人曰於我雖逆命在爾爲忠臣我且不殺爾旣與我
約和殺全城忠臣可乎固請釋之後官至樞密副使

崔滋事康宗 高宗

崔滋字樹德初名安文憲公之後天資淳訥少力學
能屬文康宗朝登第補尚州司錄以政最聞入補學
諭崔怡嘗品題朝士以能文能吏爲第一文而不能

吏次之吏而不能文又次之文吏俱不能爲下皆手
疏屏風每當銓注輒考閱而叙之滋名在下十年不
調滋嘗作虞美人草歌水精盃詩李奎報見而奇之
一日怡問奎報曰誰可繼公典文翰者曰有學諭崔
安者及第金丘其次也後遂代奎報掌文柄高宗時
累遷正言出牧尚州剖凌如神吏民畏愛秩未滿召
拜殿中少監寶文閣待制累官至守太師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金仁俊舉義反正滋時爲冢宰以清嚴鎮
俗先是蒙古兵大至今三品以上各陳降守之策衆
論紛紜滋與樞密使金寶鼎曰江都地廣人稀難以

固守出降便一日邀金俊諸子宴其第時人譏之上
章乞退自號東山叟元宗元年卒諡文清家集十卷
續破閑集三卷

金址事高宗 元宗 忠烈王

金址字次山初名百鎰扶寧人善屬詩文高宗朝擢
第補定遠府司錄同縣人挾憾摘世累訴有司改濟
州判官時崔滋爲副使人有自京來報科場賦題云
蔡孝公據峭函之固囊括四海滋謂址曰此題難賦
試爲我著之址立書文無加點滋歎服在翰院八年
由堂後除閣門祗候遷國學直講崔沆雕圓覺經令

丘跋之丘作詩曰蜂歌蝶舞百花新摠是花藏藏裏
珍終日啾啾說圓覺不如緘口過殘春沆怒曰謂我
緘口耶遂左遷元宗四年拜右諫議大夫丘之祖僧
也不宜在臺諫以丘有才乃署告身累遷尚書左僕
射政堂文學吏部尚書劾內豎康允紹阿附達魯花
赤不禮國王之罪達魯花赤怒將危之丘曰吾寧獲
譴豈可不劾此奴耶陞叅知政事進中書侍郎平章
事忠烈卽位改知僉議府事版圖判書舌人率微賤
庸劣傳語多不以實或懷姦濟私丘獻議置通文館
令禁內學館叅外年少者習漢語四年卒年六十八

諡文貞性悃幅無華寡言語至論國事切直無所避
嘗掌詞命上國徵詰殆無虛歲坵撰表章因事措辭
皆中理回詔云辭語懇實理當俞允元學士王鶚每
見其表詞必稱美之恨不見其面扶寧今扶安

李藏用事高宗 元宗

李藏用字賢甫初名仁棋中書令子淵六世孫高宗
朝登第補校書郎兼直史館累遷國子大司成政堂
文學元宗元年叅知政事進中書侍郎平章事太子
太傅五年蒙古徵王八朝王命宰相會議皆持疑未
决藏用獨曰王覲則和親否則生釁脫有變甘受孛

戮議乃定遂從王八朝時永寧公綽在蒙古言高麗
有三十八領領各千人通爲三萬八千人若遣我當
盡率來爲朝廷用史丞相召藏用至中書省問之藏
用曰我太祖之制蓋如此比來死於兵荒雖曰千人
其實不然亦猶上國萬戶牌字頭數目未必足也請
與綽東歸點閱綽言是斬我我言是斬綽綽在側不
敢復言又問高麗州郡戶口幾何曰不知曰子爲國
相何爲不知藏用指窓櫺曰丞相以爲凡幾箇丞相
曰不知藏用曰小國州郡戶口之數有司存雖宰相
焉能盡知丞相默然翰林王鶚邀宴其第歌人唱吳

彥高人月圓春從天上來二曲藏用微吟其詞中音
節鶻起執手歎賞曰君不通華言而解此曲必浹於
音律者也益敬重見者皆謂海東賢人至有寫真以
禮者王還以功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慶
源郡開國伯食邑一千戶八年蒙古遣兵部侍郎黑
的令招諭日本藏用以書遺黑的曰日本阻海萬里
雖或與中國相通未嘗歲修職貢故中國亦不以爲
意來則撫之去則絕之以爲得之無益於王化棄之
無損於皇威也今聖明在上日月所照盡爲臣妾蠢
爾小夷敢有不服然蜂蠆之毒豈可無慮國書之降

亦甚未宜隋文帝時上書云日生處天子致書于日
沒處天子其驕傲不識名分如此安知遺風不存乎
國書既八脫有驕傲之答不敬之辭欲捨之則爲大
朝之累欲取之則風濤艱險非王師萬全之地取捨
如彼尺一之封莫如不降之爲得也且彼豈不聞大
朝功德之盛哉旣聞之計當八朝然而不朝蓋恃其
海遠耳然則期以歲月徐觀其爲至則獎其內附否
則置之度外任其蚤蚤自活於相忘之域實聖人天
覆無私之至德也蓋藏用度日本竟不至將累我國
故密諭黑的欲令轉聞寢其事王以其不先告疑有

二心卽配靈輿鳥館伴潘阜亦坐不告流彩雲鳥阜
方對黑的坐武士突八曳出黑的怒詰問知之乃還
藏用書且曰我若歸奏此書幸而聽乎天下之福也
如不之聽於汝國亦有何罪固止之由是獲免藏用
嘗言於朝欲使宗社無虞莫如還都舊京金俊及其
黨皆不欲藏用曰若不能席卷以出且令作宮室夏
居松京冬返江都如上國之有兩都可也皇帝遣使
徵兵于我勅令藏用來奏軍額及藏用謁帝帝曰朕
命爾國出師助戰爾國不以軍數分明奏聞乃以糶
糊之言來奏王綽曾奏我國有四萬軍又有雜色一

萬故朕昨日勅爾等王所不可以無軍其留一萬以
衛王國以四萬來助戰又勅藏用曰爾還國速奏軍
額不爾將討之爾等不知出軍將討何國朕欲討宋
與日本耳今朕視爾國猶一家爾國若有難朕安敢
不救爾歸語王造戰艦一千艘可載米三四千石者
藏用對曰敢不承命但督之則雖有船材恐不及也
帝又曰爾國於宋順風則可兩三日至日本則朝發
夕至汝國何不主是事乎絳欲復言軍事藏用曰至
尊前不當爭辨遣人可驗矣十年林衍謀廢立宰樞
莫敢言藏用自度不能止且恐有不測之變乃以遜

位爲言衍遂廢王立安慶公渴時世子在蒙古回至
鴨綠江聞難還八朝衍懼以藏用充節日使如蒙古
欲令說世子而返至則具陳衍廢立未幾王復位八
朝明年藏用追謁王于燕具奏衍逆狀帝使頭輦哥
率兵衛王還國又明年蒙古斷事官不花等宣言林
衍廢立時與謀者尚在朝列不正其罪何以懲惡遂
免藏用官藏用曰當時不能死豈非罪乎十三年卒
年七十二美風儀性聰明恭儉沈重博覽經史陰陽
醫藥律曆靡所不通爲文章清警優贍又喜浮屠書
遺命火葬無子

白文節事元宗 忠烈

白文節字彬然藍浦人新羅諫官仲鶴之後高宗時
登第八翰院累官至中書舍人歷吏部侍郎忠烈朝
拜司議大夫時無功有世累者多補官郎舍不署告
身王屢促之不從有人銜之托左右以激王怒會承
旨李尊庇將啓監察司狀王意僉議府大怒叱退尊
庇命忽赤崔崇繫文節等諫官八九人尊庇厲聲曰
王不察臣心臣何敢司出納請從此免歸李之氏進
曰尊庇所白者監察司狀非僉議府狀也上不之察
罪郎舍責尊庇且僉議府百官之長使一忽赤夜縛

諸郎舍於國體何王悔遂釋之俄遷大司成寶文閣
學士八年卒文節文詞富贍下筆霈然爲一時所推
不才自負元宗復位如元林行以其子惟幹及其
腹心扈行固要勿言廢立事王使文節撰表言以病
辭文節閣筆泣諫王感悟劄以實文節常若懶拙及
是人知其有志節

郭預事元宗 忠烈

郭預字先甲清州人高宗時擢第壯元調全州司錄
元宗初補詹事府錄事與洪汙賚和親牒如日本預
有才行無汲引者蹇滯不進爲吏館所薦以禮賓主

簿兼直翰林院忠烈王素聞其名及卽位始擢用累
遷版圖正郎寶文署待制知制誥爲必閣赤八叅機
務士林稱得人歷春宮侍講學士右副承旨建議禁
宰牛馬爲同知貢舉辭以判書金愔位在已上請改
命人多其謙讓會愔丁憂復以預掌試所取多知名
士陞國子大司成文翰學士十二年以知密直司事
如元道率爲人平淡勁直謙遜樂易雖至貴顯如布
衣時善屬文書法瘦勁成一家體當世効之翕然一
變其在翰院每雨中跣足持傘獨至龍化池賞蓮詠
詩云賞蓮三度到三池翠蓋紅粧似舊時惟有看花

王堂客風情未減鬢如絲後人高其風致多詠其事

沈湯事忠烈

沈湯史失世系忠烈初爲公州副使有長城縣女言
錦城大王降我爲神堂巫吾將往上國與縣人孔允
丘行所過州縣皆公服郊迎至公州湯不待巫怒傳
神語曰我必禍湯退寓日新驛湯使人覘之巫與允
丘宿遂捕鞠之俱服及除監察侍史與雜端陳侗侍
史文應李承休等抗言國步多艱天旱民飢殿下何
其耽于遊畋不恤民事耶且以未調之駿足馳不測
之危途患生所忽雖悔可追又忽赤鷹坊爭設內宴

剪金作花蹙絲爲鳳窳奢極侈不可形言與其縱一時之娛費於無用孰若遵上國之制簡而易供上將軍尹秀侍宴殿上登床戲舞犯禮不恭大禪師祖英淫穢無行出八卧內大駭觀聽請加黜責以勵其餘言皆直斥不諱王虛襟採納秀及祖英相與譖之王大怒命鞠湯于崇文館問首發此議者闕木索置碎瓦股間迭令人踏其上血迸流地湯終不言遂囚于廵馬所流倮應于海島罷承休翌日王見殿後杜鵑花題詩令詞臣白文節潘阜郭預閔清等和進文節等曰殿下示天章令臣等賡載萬年之幸也沈謬敢

忤上旨其罪重矣然亦儒者之類乞賜寬貸以彰右
文之美王曰今爲卿等宥之謗謗無他莅官中外
皆有聲績慨然以振綱自任至是遭讒控辱言路遂
塞

金方慶

事高宗

元宗

忠烈

金方慶字本然安東人新羅敬順王遠孫翰林學士
孝印之子初方慶母有娠夢餐雲霞語人曰雲氣
常在吾口鼻兒必神仙中來及生養於祖敏成家小
有嗔恙必臥啼衛衢牛馬爲之避高宗朝年十六以
陰補散負兼式目錄事侍中崔宗峻愛其忠謇待之

以禮累遷監察御史請托不行後爲西北面兵馬判
官避蒙兵八保葦島島有十餘里平行可耕患海潮
不得耕墾方慶令築堰播種民始苦之及秋大熟人
賴以活遷御史中丞守法不阿風節凜然元宗時承
宣俞千遇久執政柄士大夫皆趨附方慶時爲御史
道遇不禮千遇滾銜之方慶不以介意後攻珍島千
遇田庄在長沙縣方慶戒軍勿擾轉八樞密院副使
十年忠烈爲世子在燕京聞林衍作亂廢立請兵蒙
古乃遣蒙哥篤領兵將發中書省謂世子宜選不與
衍者伴行時方慶奉表如元侍中李藏用舉方慶曰

非此人不可方慶曰官軍到西京若過大同江王京
自亂莫若受帝旨勿令過江時崔坦韓慎等起兵以
誅林衍爲名殺西道守令投附上國憑仗蒙兵潛有
乘虛吞國之志厚遺蒙哥篤誘以詭計方慶每以計
沮之坦慎等又潛謂蒙哥篤曰衍等將殺官軍欲入
濟州請官人聲言出獵察京軍往來狀領兵臨窄梁
彼不能進退旣得其情具聞于帝王京可取子女玉
帛非他有也蒙哥篤喜諾諸軍畢集館門方慶謂蒙
哥篤曰獵何所曰過大同江至黃鳳州八椒島耳方
慶曰官人亦聞帝旨何以過江再三詰難蒙哥篤曰

若罪過江我獨當之方慶曰我在此官人豈得過江
如欲之須稟帝命蒙哥篤知方慶忠直大加敬重以
實告曰欲滅王京者非獨坦等亦有人焉元宗庚午
將軍裴仲孫盧永禧等率三別抄反于江華立僞主
浮海南下八據珍島方慶爲追討使與蒙兵屢次討
賊不利至辛未與蒙將忻都等討珍島大破之賊率
餘衆竄入耽羅標掠沿海出沒爲寇至癸酉方慶又
與忻都以兵一萬戰艦百六十艘八耽羅直擣賊壘
討平之論功以方慶爲侍中被召如元帝賜金鞍綵
服金銀忠烈初甲戌冬方慶以都督使與元都元帥

忽敦以蒙漢軍二萬五千我軍八千梢工引海手六
千七百戰艦九百艘發合浦越十一日至一岐島與
倭戰諸將擊殺千餘級倭兵突至衝中軍方慶拔一
嗥矢厲聲大喝倭辟易而走諸將殊死戰倭兵大敗
伏屍如麻方慶請復浚戰忽敦曰策疲兵戰大敵非
完計也遂引兵還合浦軍不還者萬三千五百餘人
後有人投匿名書于達曾花赤告金方慶李昌慶等
四十三人謀不軌繼而前大將軍韋得儒中郎將盧
進義等有宿怨誣譖方慶於忻都以爲方慶與子忻
婿趙抃等四百餘人謀去王及公主達曾花赤據江

華以叛忻都告王雜問之乃知誣妄而釋之茶丘與
本國有憾伺釁嫁禍聞方慶事請中書省來鞫忻都
亦以韋得儒言奏帝詔與王公主同問王與忻都茶
丘復鞫方慶父子茶丘叱從者擊其頭裸立終日天
寒凍膚極其慘酷方慶曰小國戴上國如天愛之如
親豈有逆天背親自取亾滅哉茶丘必欲服之加以
慘毒身無完肌絕而復蘇顧謂茶丘曰欲殺便殺我
不以不義屈於是藏甲爲罪流方慶于大青島國
人遮道泣送茶丘誣奏方慶圖不軌帝察其誣命方
慶父子得儒進義等從王八朝對辨進義道死得儒

至京亦病死帝諭王曰告方慶者二人皆死朕已知
方慶冤赦之又命罷忻都茶丘軍時方慶以中贊當
國又受帝虎頭金符爲都元帥權傾一國田園遍州
郡麾下將士日擁其門附勢假威者橫行中外而不
之禁又第征倭功賞不均人多缺望得儒進義亦有
怨仍謀陷之世祖至元辛巳五月又命忻都茶丘金
方慶朴球金周鼎等復征日本至大明浦周鼎先與
倭交鋒向一岐島與戰斬三百餘級翌日復戰敗績
軍中大疫死于兵疫者三千餘人元將議回軍方慶
曰奉聖旨贖三月糧今一月糧尚在俟南軍來合攻

必滅旣而范文虎以戰船三千五百艘蠻軍十餘萬
至適值大風蠻軍皆溺死屍隨潮汐八浦浦爲之塞
可踐而行遂還軍乃罷征東行省後方慶乞退加功
臣號上洛公致仕又賜爵上洛郡開國公至忠烈二
十六年庚子卒性忠直信厚嚴毅寡言器宇寬弘不
拘小節多識典故檢身勤儉不遺故舊雖致仕閑居
憂國如家年八十九頭髮不白氣骨異常能寒暑無
疾儵然而逝諡忠烈方慶之孫永昫永煦繼爲名公
曾孫九容齊顏皆顯名當世○金周鼎光州人少好
學沉厚寡言初調富城尉北兵大至國家驚擾周鼎

備敵撫民威惠並著其罷達魯花赤王京留戍軍合
浦鎮守軍屯田等軍請赦金方慶皆周鼎策也王益
重之東征之役颶風覆舟官軍多溺死周鼎以計拯
溺所活甚衆然烏鷹坊都監使以鷹犬媚王頗張威
福

朱悅事元宗 忠烈

朱悅字而和綾城縣人高宗時登第嘗任羅靜昇天
長興皆有聲績及按忠慶全三道威名日振人皆敬
畏國有大事擇使命則必首舉爲禮部侍郎忤林衍
竄海島衍死召還爲東京留守轉諫議大夫元遣忽

林赤將兵鎖合浦供億浩繁士卒侵暴一方騷然王
以悅爲慶尚安撫使悅至合浦減軍須冗費什七八
士卒忿怒攘臂悅儼然不爲動面諭以義士卒斂退
民賴以安忠烈卽位重悅才名授翰林學士遷三司
使時累經兵亂民多流亾遣悅于慶尚郭汝弼于全
羅招集之命勿役內禫處于悅等不從坐罷居無何
拜版圖判書進密直典法判書十三年引年乞退以
知都僉議致仕悅抗直嚴重不與世俯仰疾惡如讎
必厲聲大罵嘗以事至相府宰相與言悅坐聽貌甚
倨相使吏詰曰宰相有言宜伏地聽悅曰宰相之言

伏地聽則君上言將掘地聽乎終不屈尹秀李貞訴
王曰悅輕辱吾輩罵及父請上詰之王曰悅天性然
也不必詰再言之王使人問對曰二人之誣語可明
也江都有養三岐嘗有無賴男子養三者橫行此岐
故得是名聞養三是秀之父若李貞之父不知爲誰
焉得罵及父名蓋貞父賤故云王曰我知悅必出此
語更不問悅有豁達寬厚之量不營家產雖爲達官
自奉如寒士文章富贍筆法亦奇貌醜如爛橘公主
始至宴羣臣殿上悅起而爲壽公主驚曰何令老醜
鬼近前耶王曰此老貌醜如鬼心清如水公主敬重

舉觴而飲悅愛酒未嘗一日不飲臨死其妻進酒悅
曰此餞杯也遂引滿而卒諡文節

柳璈事高宗 元宗 忠烈

柳璈字天年古名瑛文化人政堂文學公權之孫高
宗朝登第累轉爲大司成與金仁俊等誅崔竝復政
于王功爲第二元宗三年圖形壁上嘗與金坵朱悅
友善數相過璈曰聞衛社事以爲實然今見其人皆
羣小也衛社事官已而初忌鏡等皆殺之又論古史
言及當世官官之事金鏡聞而嘆衛之詐于王遂籍
其家流黑山島王又召坵切責曰汝交結柳璈憑藉

經史論議國事並流悅是元宗十年也及三別抄之
亂璩在江華闔門被執不污賊脫走徒步謁王忠烈
二年拜僉議侍郎贊成事時公主以誣言欲陷貞和
宮主及大臣金方慶等璩請見公主膝行而前涕洟
交下言甚切公主感悟皆釋之公主又怒日官伍允
孚欲笞之璩爭之甚力公主默而止之璩天資明敏
器度雄渙能斷大事有藻鑑論文章先體製後工拙
累典禮闈所取皆知名士初璩及俞千遇俱爲崔沆
所厚蒙兵之侵沆以三陟山城未固欲徙之郡人以
畏瓶三十遺璩請不徙璩却不受乃遺千遇千遇受

之言於沆得不徙璫謂沆曰三陟山城之徙利害關
重邑人安土重遷嘗餽我銀幣我不敢受今而不徙
何也沆以千兩贖已追所賂流之海島璫以中贊致
仕忠烈十五年卒諡文正○伍允孚世爲太史局官
精於占候經夕不寐雖祈寒盛暑非疾病不廢一夕
有星犯天樽曰當有飲者奉使來他日有星犯女林
曰當有使者來選童女皆驗又善卜筮元世祖召試
之益有名允孚性切直頗以國事爲己憂每因災異
或時政有可言者卽入諫不聽涕泣固爭嘗告朔奉
恩寺太祖真殿旣奠且拜且泣曰太祖太祖君之國

事日非矣因嗚咽不自勝其誠懇類此爲人貌醜寡
言笑王嘗曰允孚吾之崔浩貌雖醜不可棄也嘗自
圖天文以獻日者皆取法位至僉議贊成事

李承休事元宗

忠烈

忠宣

李承休字休休京山府嘉利縣人少孤力學高宗朝
登第八頭陀山龜洞躬耕養母居十餘年李藏用柳
璩薦補慶興府書記入爲都兵馬錄事三別抄之叛
陷賊中脫走王所元宗大悅承休因獻擒賊之策兩
府不用時軍須不給內外橫歛營繕大興民甚苦之
承休上書極言其弊後以非罪見罷將歸老于鄉會

順安公棕如元兩府薦承休爲書狀官辭以老王曰
歲庚午書汝姓名于硯匣今猶在案上汝其勉哉
賜白金遣之承休受帝錫宴賜衣進表謝詞語偉麗
日與館伴學士侯友賢唱和友賢見詩表心服誦之
王薨又如元告哀諷世子上言于帝衣冠典禮悉依
本國舊制還拜監察御史右正言遷右司諫出按楊
廣忠清二道劾賊吏七人籍其家由是怨讟頗興尋
貶東州副使自號動安居士頃之徵拜殿中侍史條
陳十事又上疏極論利害忤旨罷歸龜洞舊隱別構
容安堂看佛書著帝王韻記內典錄居十年忠宣受

禪下書曰卿文才吏用當時罕比忠誠勁節能格君
心之非遭時不遇脫跡臺閣虛老巖谷予嘗憫之爾
其體予側席之意勿以年老爲辭承休上章辭以老
病王復下書云寡人素聞卿名患欲共治今授卿詞
林侍讀左諫議大夫充史館修撰官知制誥幸爲蒼
生一起承休至王與語大悅因問民間利害時政得
失從容聽納俄判秘書事進同僉資政院事上言本
朝之制未有年過七十而拜顯官者請收恩命復上
書乞退甚切以密直副使監察大夫詞林學士承旨
致仕二十六年卒年七十七性正直無求於世酷好

淳曆法

鄭可臣事元宗一忠烈

鄭可臣字獻之羅州人生而穎悟高宗朝登第累歷
華要忠烈三年除寶文閣待制遷左司議大夫時李
汾禧兄弟附洪茶丘醞釀金方慶罪可臣恥與同朝
乞歸養母至再三王慰諭以遣物論多之尋召還拜
承旨監察司請治諸道按廉使別監籍上供歛民細
楮皮幣名表紙等物賂遺權貴之罪王只許除名表
紙元命我征日本王用尹秀吉言將令儒士從軍可
臣言先王用人各隨其才比之於身如左右手故上

國之法儒戶不與軍事被堅執銳遠從征役恐虧盛
德王然之十六年可臣閔漬等從世子如元帝見之
敬重問本國風俗世代相傳理亂之迹聽之不倦後
命同公卿議征交趾可臣等曰交趾遠夷勞師致討
不若遣使招來如其執迷不服聲罪征之一舉萬全
對稱旨授可臣翰林學士時人榮之自是眷遇日隆
輟賜珍膳或天寒賜以貂裘後又從世子見帝于紫
檀殿御案前有物大圓小銳色潔而貞高可尺有五
寸內可受酒數斗摩訶鉢國所獻駱駝身卵也帝命
賜世子及從臣酒命可臣賦詩卽獻詩曰有卵大如

甕中藏不老春願將千歲壽醪及海東人帝嘉之尋
拜僉議贊成事久之上章乞退加守司空既而暴卒
謚文靖性正直端嚴處事精審樞政房諳練典故題
品銓注皆當物議一時辭命多出其手嘗撰金鏡錄
扁所屠曰雪齋日與賢士大夫商確古今維至大官
行止如書生及爲冢宰人想望太平及奉國人驚悼
配享忠宣廟

金暉事元宗 忠烈

金暉字用晦義城縣人元宗元年登第林衍之廢立
也忠烈以世子在元帝議欲冊爲東安公遣兵來討

衍會暉以聖節使書狀如元上書言賊若聞世子受冊爲公必諭國人曰上國已削王爵國當除矣莫如死守社稷則人皆信之如此難以歲月下非朝廷利也帝允之十一年出爲金州防禦密城人殺其宰以叛移牒郡縣皆隨風而靡暉出勝兵先斷賊路召慶州判官嚴守安相與勒兵告按廉使李淑真爲討賊計淑真恒怯喚衍僧卜吉凶故烏遷延暉手劍擊其僧淑真懼而從賊聞之斬渠魁以降三別抄叛欲分兵向慶尚而金在邊先受敵暉以計拒之賊不得入一道賴安論其功陞本府爲金寧府拜暉禮部郎中

仍爲都護以鎮之忠烈元年由摠郎出爲全羅道部
夫使至菁好驛見全羅按察盧景綸驛輸內膳于京
甚夥私膳居半取其私膳歸國庫景綸女婿金天緒
適爲水原書記取以獻王景綸訴于王免暉官俄貶
襄州副使累遷左諫議大夫密直學士多歷清要官
至政堂文學忠宣在元暉以春宮侍讀從之被譖請
還國告病不出就加贊成事性清介疾惡如讎所至
人憚之善隸書子開物字元龜忠宣爲世子時見開
物愛之及嗣位擢監察御史性剛正連遭流貶處之
怡然家居客至則置酒鼓琴賦詩自娛無復仕宦意

忠肅新政拜持平強起論事中沮不達移病不出人
惜其去詩與字畫俱有家法與人交一以信

東史纂要卷之十四

安珣事元宗 忠烈 忠宣

安珣初名裕興州人少好學元宗初登第遷直翰林院三別抄之亂珣陷賊賊素聞名將用之誘且脅珣以計脫王義之嘉賞奉使西道以廉稱召還內侍院書奏院中宿弊祛之尋遷監察御史忠烈元年出爲尚州判官時有女巫三人奉妖神惑衆歷行郡縣奔走設祭雖守令亦然至尚珣杖而械之巫托神言怵以禍福尚人皆懼珣不爲動數日巫乞哀其妖遂絕後以副知密直司事出鎮合浦撫軍恤民州郡以寧

忠宣立拜叅知機務集賢殿大學士鷄林府尹及忠烈復位從忠宣八元一日帝令丞相傳旨曰汝王何不近公至乎珣對曰閨闈之間非外臣所知以此爲問豈足於聽聞丞相以奏帝曰此人可謂知大體者庸可以遠人視之耶轉拜贊成事珣憂學校日衰議兩府曰宰相之職莫先於教育人材養賢庫殫竭無以資教養請令六品以上各出銀一斤七品以下出布有差存本取息爲贍學錢兩府以聞王出內庫錢穀以助之密直高世自以武人不肯出錢珣謂諸相曰夫子之道垂憲萬世臣忠於君子孝於父弟恭於

兄是誰教耶若曰我武人何苦出錢以養爾生徒則
是無孔子也而可乎世聞之慚甚卽出錢珣又以餘
貲送中原畫先聖及七十子像又購祭器樂器六經
諸子史以來且薦李懌李瑱爲經史教授都監使於
是願學之士七管十二徒諸生橫經受業者以數百
計珣莊重安詳人皆畏敬在相府能謀善斷同列順
承惟謹常以興學養賢爲己任雖謝事家居未嘗忘
于懷文章清勁可觀且有鑑識言人貴壽夭後皆驗
晚年嘗掛晦庵真以致景慕遂號晦軒蓄儒琴一張
每遇士之可學者勸之忠烈丙午復以僉議中贊致

仕卒年六十四及葬七管十二徒皆素服祭於路謚
文成忠肅己未從祀文廟

○慎齋周先生世鵬竹溪志序略曰公之仁勇至
于易簣而不惰語其所向之正一洗三韓舊染若
益齋圃隱諸公皆餘波所漸爾來二百四十年天
理之復明文風之大興其誰之力也如公者真可
謂東方道學之祖是獨不可以從祀乎而麗史稱
安某置贍學錢以此從祀其陋類此竊聞公之詩
有曰香燈處處皆依一作祈佛簫管家家盡事神獨
有數間夫子廟滿庭春草寂無人其排邪憂正之

意可謂至矣且佔畢齋慕其昌歆載得一句於青
丘集一鳩曉雨草連野匹馬春風花滿城其氣像
如化工淡味十四字足以知公之心矣○按又有
公題甘露寺詩曰日暖庭花藏淺綠夜涼山月送
微明憂民未得湔塗炭欲向蒲團寄半生今其全
篇載勝覽金海府下其憂民傷世之意溢於詠物
之餘而竹溪志獨不載此詩乃曰公之所著後世
了無傳焉者何謂也豈慎齋偶未之見耶

元冲甲事忠烈

元冲甲原州人為人短小精悍眼有電光臨難忘身

忠烈辛卯哈丹逾鐵嶺闌八屯原州剽掠牛馬冲甲
以別抄鄉貢進士率步卒六人逐之奪賊馬八匹賊
都刺閣等領兵四百又至城下冲甲與敢死者仲山
等七人入賊中仲山斬一人皆棄鞍馬而走賊復來
多張旗鼓圍城數重一賊持書來誘冲甲突出斬之
繫其書於頭擲之賊皆退益修攻戰之具鼓譟而進
百計攻之矢下如雨城幾陷興元倉判官曹慎出城
與戰冲甲突上東峯斬一級賊稍亂別將康伯松等
合擊助戰慎援桴鼓之矢貫右肱鼓音不衰聲振山
岳斬都刺閣等六十餘人射殺者幾半大敗之自是

賊鋒控銳諸城亦堅守皆冲甲之力也忠宣時拜鷹
揚上護軍又賜功臣號忠肅辛酉卒

洪子藩事元宗 忠烈 忠宣

洪子藩字雲之南陽人僕射瓘之後敏達嗜學應舉
不中出爲南京留守判官尋改廣州去必見忠元宗
時累轉右副承宣奏曰比來不親聽政有司章奏悉
委官豎中外餒望時臺省及朝士皆緘默自保子藩
獨持讜論時議多之王以天變命放囚子藩奏輕囚
可釋如奴逆主子不孝者亦免乃天意何此非修德
實招灾也如欲修德莫若省大府供御之費禁市肆

侵割之害王默然征日本時烏全羅道都指揮使督
造戰艦李尊庇輸兵糧于合浦子藩募水手兵糧戰
艦一舉俱集民得耕種元使哈伯那淡服其能時民
饑多餓死子藩請發兵糧賑貸從之哈丹之變王遷
江華或以謂一水險未足恃中外洶洶子藩修城飭
備人賴以安拜僉議中贊條上便民十八事王嘉納
之忠宣卽位改左僕射忠烈復位賜壁上功臣號封
慶興郡開國侯復拜中贊吳祁石天補得幸用事國
人患之元遣帖木兒不花與宰相崔有滄等執天補
及其父育赴京以子藩年老留掌國事詔王事無大

小皆聽子藩子藩復相繙縫調護欲使王父子慈孝
如初吳石之黨數短於王三十一年罷相封慶興君
是年王如元忠宣在元恐王惟紹宋璘之徒從至京
恣其兇謀諷丞相塔刺罕奏帝使子藩有渰等從王
入朝子藩至元見丞相具陳惟紹等廢嫡之謀欲奉
二王東還未就而卒于元忠宣祭之以文曰扶桑之
表暘谷一隅我祖間生闢國定都子承父爵三百餘
年胡今之人執迷罔悛卿獨咨嗟履險若夷抗章宸
陛渡荷聖知姦謀自解邦基不危一身社稷非卿卽
誰謚忠正子藩爲人魁梧俊偉才幹絕人自少人皆

以公輔期之其在相府夙夜匪懈事有不合義者輒
固執已見雖位居其右者莫敢矯堂吏每白事畏縮
不敢舞智爲相與首相許珙論事必爭衡珙或黽勉
從之嘗閱兩制所撰疏詞子藩指摘瑕類珙謂文貼
錄事曰猫能捕鼠足矣蓋譏文翰非其任也子藩作
色而止人謂兩不相能及珙亡子藩嘆曰公謹正直
知無不言世豈復有斯人子藩先喪母事父孝雖迫
公務不廢定省性好潔日沐浴至再每夏衣必盥手
夜必整衣冠拜天三爲首相論議持正有大臣風然
王信讒任用不專後配享忠宣廟○初吳祁以讒佞

得幸離間王父子陷害忠良人皆切齒畏禍莫有言者元冲甲等五十人上書帖木兒不花極言罪惡不花默然又宰相蔡仁揆等百五十餘人請罪于使臣皆不聽不花與李學士還安珣等餞于郊李學士詠一句曰白酒紅人面囑珣和之珣滯留李自和曰黃金黑吏心蓋諷不花受祁賂緩其罪也子藩冲甲率三軍將士圍王宮請出祁王不許護軍吳賢良直入王所執祁送于元子藩議圍王宮時叅理鄭璫不可曰退一姦臣不過一武夫耳何至用兵子藩不聽後聞上國以爲言乃悔之○許珙字韞匱孔巖縣人

幼聰敏奇偉高宗末登第官至僉議中贊性恭儉不
事產業雖至達官食不過一器布被蒲薦怡然羣居
慎口燕處如見大賓少也嘗率一僕掩骼埋胔殆無
虛日嘗月夜彈琴隣有處女踰墻來奔珙不敢近喻
以禮義女慙而返林衍執國命欲以其子惟茂娶珙
女珙不聽衍以告王王召珙曰衍姦凶不可取怨卿
深計之珙曰臣寧受禍不敢嫁女於賊臣之家王義
之珙卽嫁其女于金佺之子賸衍渡街之及衍殺金
俊文武多遇害珙適在陽川聞亂恐爲所害欲投河
而死旣而曰死生天也遂入京至衍家衍大喜迎入

坐謝遂委銓選注授得宜衍喜白三賜賚甚厚衍廢
王誣王以病遜位表于蒙古蒙古趣王入朝面陳情
實王問從行臣僚曰將何以對珙及李汾禧等順衍
意曰宜以表意對珙又喪其妻更娶妻弟之女養於
家者憲司劾之忠烈十七年卒謚文敬配享忠烈廟

金怡事忠烈 忠宣 忠肅

金怡字悅心一字隱之福州春陽縣人初名之琬後
改廷美忠宣賜今名母夢天爛赤日輪帶赤暈入懷
中因有娠怡生而貌魁梧早有大志忠烈十四年怡
年二十四偶宿華藏寺夢王御正殿羣臣擁衛祥雲

掩苒王唱一句云青雲紫氣知仙閣怡賡云綠髮清
談是貴人王嘉嘆解衣衣之以此預知貴顯之兆十
六年調長興府倅時哈丹入寇國家令州縣據險自
保禁民出耕怡謂按廉姜就曰天兵制此小寇如几
上肉耳何能到邊郡且食爲民天耕種有時時不可
失請出耕就曰如違令被譴何怡嘆曰一夫不耕天
下受飢從令不改則餓死者衆不從而耕則受罪者
我也令民出耕賊果至燕岐而滅他郡皆未穫惟此
府大熟遠近賴之忠烈在元聽羣小譖欲廢忠宣以
瑞興侯瑛爲子又以忠宣公主改嫁瑛兩王之臣角

立相傾怡懼禍將起密取忠宣受封詔冊潛帶腰間
以他紙納空宣匣中緘封如故居數日宣匣果爲人
所竊忠宣大驚怡密言曰臣恐不虞之變嘗取匣中
書藏之請勿驚月餘羣小計垂成怡出所佩冊命以
驗之事遂寢忠宣復位還國累遷司憲執義承旨密
直副使忠肅受禪轉僉議評理懿妃薨于元喪具未
備怡燒骨納函棺身自瘞之每當朝望備羊酒親奠

終三年時柳清臣吳潛等謀立瀋王暉未遂

暉卽忠宣異母

兄

江陽公滋子也忠宣愛撫如子爲世子後奏請

傳已瀋王位于暉元帝封暉爲瀋王尚梁王女

上書請立行省罷國號比內地帝然之忠宣還自吐

蕃聞之對怡歎曰我祖統三烏一于今四百餘年我
忠憲王首先歸順忠敬王親朝釣魚山又謁世祖皇
帝于汴梁蒙賜玉帶父忠烈王爲駙馬世承帝眷爲
天下樂觀何不幸及我以二三奸臣之謀遂墜我祖
業乎祖宗何辜不復血食因泣下謂怡曰復高麗號
卿有之今又盡力圖之怡乃與崔誠之李齊賢等上
書都堂引中庸繼絕舉廢之義歷陳利害又元前舍
人王觀上書丞相極力言之立省之議遂已陞僉議
政丞明年卒忠肅十四年也謚匡定怡性豁達有長
者風久從忠宣有負綫之勞終始一節○崔誠之字

純夫完山人至元甲申及第從忠宣如元佐忠宣定

內難立武宗多所贊襄轉仕同知密直司事大司憲

賜功臣號封光陽君忠宣遜西蕃與其子文度奔問

沈隴麗史本傳忠宣流吐蕃誠之在元逃匿不見惟

也主厚恩恩君臣之義掃地云與在元求師受業盡

得授時曆術傳于東方乞退家居畜聲妓召賓客清

談雅笑不問人間事卒諡文簡性剛直不妄語號松

坡文度字義民起自將官好讀書喜程朱學事親孝

性溫良位至僉議叅理諡良敬

崔有滄事元宗 忠烈 忠宣 忠肅

崔有滄平章事滋之子性恬退不求名仕宦十年不
遷忠烈久聞其名卽位除監察雜端遷侍丞上䟽直
言時事忤旨流大青島承旨趙仁規白王曰有滄勵
節奉上不可輕棄固請再三王怒稍解召還累轉判
三司都僉議贊成事帝微陪臣賢者有滄膺命如元
時行省欲革本國奴婢之法有滄奏請仍舊俗帝從
之王嘗欲廢忠宣以瑞興侯瑄爲後有滄言於王曰
殿下未嘗祭景靈殿乎太祖及親廟辟容具在若瑞
興侯立追王其祖禰西原始陽二侯八祔則殿下親
廟主不容不遷高宗元宗臣及事之今老矣不忍一

朝忽不祀臣若不諫無以見先王於地下王慘然動
容者久之時忠宣欲遵元法別軍民有滄諫止之忠
烈薨忠宣嗣位賜有滄玉帶改守僉議政丞大寧君
賜功臣號初尚書李德守女選八元爲寵臣妾與承
旨蔡宗璘爭臧獲帝聽寵臣言遣哈刺台囚蔡宗璘
奪文券有滄固爭之言甚激烈哈刺台不能奪謄寫
而去國人皆嘆曰真宰相也王以有滄年高令五日
一至都堂議軍國大事忠肅朝復起爲政丞大寧府
院君如元賀正時元欲立省我國革世祿奴婢法有
滄詣中書省力請止之及還國人舉手加額曰存我

三韓者崔侍中也時年八十六忠惠元年卒年九十
三謚忠憲歷仕四朝爲國元老朝野倚重

鄭璿事忠烈

鄭璿字晦之西原人大將軍顓之孫高宗四年成州
人崔光秀者據城作亂傳檄北界將舉大事顓素與
光秀同里閉時以臺榦分司西京率校尉畢玄甫等
十餘人袖斧就光秀所與語仍擊殺之誅其黨八十
人餘悉不問城中遂安王大喜超授中郎將歷拜大
將軍後畢玄甫以西京叛顓承命馳傳宣諭玄甫見
顓喜欲以爲主且誘且脅竟不屈死之璿少孤力學

登第歷史翰忠烈時累遷承旨司議大夫掌銓注執
法不阿雖近倖稱旨干請亦不聽官至僉議贊成事
知貢舉取張子贇韓宗愈金永暉等時稱得士學士
宴王賜書簇璿喜而展之其一聯云萬事不成身便
死璿色變坐客亦愕然未幾舊疾作而卒謚章敬遺
命薄葬璿美風儀鬚髯如畫內剛外和喜怒不形平
居坦蕩遇事則精悍不可撓璿之孫誦字仲孚年十
八中第以藝文修撰奉表如元會忠肅東還誦道謁
王愛之留以自從驟加左司補忠惠朝拜左司議多
所封賢執政惡之貶守蔚州誦在謫中吟嘯自若慨

然有遊宦上國意後遊燕都丞相一見大愛將薦之
天子會病卒年三十七號雪谷詩詞簡古筆蹟亦妙
有集行于世

朴全之事忠烈 忠宣 忠肅

朴全之竹州人年未弱冠登第歷史翰忠烈五年元
詔選衣冠子弟八侍全之與焉與中原名士遊商榷
古今山川風土如指諸掌既還除吏兵部侍郎以年
少官高上章辭出守安東王愛其才召拜殿中尹忠
宣爲世子令侍講多所輔導又從如元不憚艱險及
世子受禪置詞林院以全之崔崑吳漢卿李瑱等爲

學士掌銓注王常屏左右幸詞林院謀議政理賜酒
食或至夜分而罷賜宮燭送至其家累遷密直副使
中京留守忠烈復位以讒見罷忠宣復位封延興君
忠肅八年守僉議贊成事時瀋王之黨誣王以罪上
書都堂逼全之署名全之奮然曰狗奴敢汙我耶遂
遣其子瑗聞于王及王還國起全之視事以老固辭
乃授政丞致仕卒年七十六諡文匡爲人溫和慈愛
遇事少剛果幼在襁褓外王父李藏用見之曰此兒
必克家及長通經史究術數誨人不倦與人交不立
崖岸忠宣嘗召八內廣平江陵二君侍王令各自書

名以示曰誰享國者全之不敢對王固要之良久避
席曰觀兩君筆蹟亞君當壁矣不數月廣平率江陵
爲嗣

金台鉉事忠烈 忠宣 忠肅

金台鉉字不器光州人司空吉之後父須臾畧過入
三別抄之亂守靈光死之母高氏夢明星入懷中生
台鉉十歲而孤勤學夙成風儀端雅着目如畫少與
儕輩受業先進之門先進奇愛之屢引入餉之家有
女新寡稍解詩一日從窻隙投以詩挑之馬上誰家
白面生通

來三月不知名如今始識台鉉自此絕不往叔父金
金台鉉細眼長眷暗入情

周鼎見其詞賦異之曰大吾門者必汝也忠烈元年
年十五魁監試明年登第後又中殿試直文翰署累
轉密直副使賀聖節如元時帝幸朔方詔諸路使臣
一切停住京師台鉉獨言於中書省曰下國自事大
以來歲時朝賀未嘗有闕止於京師帝命也達於行
在吾君命也吾寧獲罪於帝不敢廢吾君命省許之
遂達行在帝嘉忠懇大加賞賚賜御饌以寵之陞知
僉議司事時奸臣分黨離間王父子情不通台鉉
周旋其間一以至公人無間言及忠宣奉仁宗靖內
亂本國臣僚懷二心者悉誅竄獨留台鉉尋爲咨議

贊成事例罷閑居者十年忠肅八年起判三司事忠
宣竄吐蕃忠肅被留于元國中黨論起台鉉雖首居
二府在下者秉權事多杌格然賴台鉉鎮定終不至
誤國忠肅復莅政多所更改王知台鉉終始無他而
卒罷之以僉議政丞致仕忠惠以世子在元王請傳
位元遣使來取國王印令台鉉權行省事使者還宰
相以忠肅命召台鉉至則收省印囚台鉉於是台鉉
挈家東遊金剛山蓋遠嫌也忠惠遣使責宰相擅收
省印駟召台鉉復署省事是年卒年七十諡文正性
廉正言動循禮晝不臥暑不袒待人以和事母孝教

子孫有方不妄交人歷事三朝進退以義裁凌精敏
人服其明言歷代典故如昨日事國有大疑必就咨
焉嘗集東人詩文目曰海東文鑑行于世號悛軒

閔宗儒事忠烈 忠宣 忠肅

閔宗儒驪興人平章事合謨玄孫也年甫十一選爲
王子始陽府學友十九調清道監務郡多大姓號難
治宗儒不受請謁繩之以法以最聞秩滿補都兵馬
鋒事未幾籍內侍忠烈時遷三司右尹累轉監察大
夫贊成事忠宣元年以重大匡僉議贊成事致仕忠
肅六年封福興君復以贊成事致仕王留元未歸權

漢功等怨王欲請立藩王上書中書省聚黨逼百官
署名入皆畏勢迎合或有詭避者有人持紙諷署名
宗儒叱曰臣爲君隱直在其中至如欺罔是可忍耶
吾雖老不爲若賣遂卻之其人慚而退十一年卒年
八十諡忠順天資莊重美風度明識典故優於吏幹
不妄交遊篤於宗族未嘗干謁公退便杜門謝客灑
掃庭堂淨如也晚年喜絲竹廣植花卉以聲妓自娛

崔灑事忠肅

崔灑字彥明一字壽翁致遠之後幼穎悟九歲能詩
旣長學日進登第補成均學官選藝文春秋檢閱以

事貶長沙監務忠肅八年中元朝制科授遼陽路蓋
州判官及東還藝文成均典校三館出迎于迎賓館
遷藝文應教累官至檢校成均大司成澹才奇志高
讀書爲文辭不資師友超然自得不惑異端不溺習
俗而務合於古人至論異同雖老師宿儒爲時所宗
者且詰且折確持不變異已者益不喜而排之放蕩
敢言卒不大用然取友必端詩酒自娛不理家人生
產自號拙翁後居城南獅子山下自著貌山隱者傳
曰隱者名夏屆或稱下達蒼槐其比也世爲龍伯國
人本非覆姓至隱者因夷音之緩併其名而易之隱

者方孩提已似識天理及就學不滯於一隅纔得旨
歸復無卒業其況而不究也稍壯慨然有志於功名
而世莫之許也是其性不善於伺候而又好酒數爵
而後喜說人善惡凡從耳而入者口不解藏故不爲
人所愛重輒舉輒斥而去雖親友惜其欲改或勸或
責不能納中年頗自悔然人已待以非可牢籠未可
用而隱者亦不復有意於斯世矣嘗自言吾所往來
者皆善人而其所不與者多欲得衆允難矣此其所
短乃其所以爲長也晚從獅子岬寺僧借田而耕開
園曰取足自號猓山農隱其銘座右曰爾田爾園三

寶重恩取足矣自慎勿可諉隱者素不樂浮屠而卒
爲其佃戶蓋訟夙志之爽以自戲耳忠惠後元年卒
年五十四嘗選本國名賢詩文目曰東人之文所著
拙藁二卷無子家又甚貧無以襄事朋友致賻乃克
葬

禹倬事忠宣

禹倬丹山人登科初調寧海司錄郡有妖神祠名八
鈴民惑靈恠奉祀甚瀆倬至卽碎而沉于海淫祀遂
絕忠宣自元奔喪卽位後祭殯殿遂幸金文衍家與
淑昌院妃相對移時人始訝之後復幸文衍家烝焉

妃文衍妹也倬爲監察糾正翌日白衣持芥束蒿上
書敢諫近臣展疏不敢讀倬厲聲曰卿爲近臣未能
格非而逢惡卿知其罪耶左右震慄王有慚色後退
老于福州之禮安縣忠肅嘉其忠義再召不起倬通
經史尤濳於易學卜筮無不中程傳初來東方無能
知者倬乃閉門月餘參究乃解教授生徒義理之學
始行矣官至成均祭酒致仕忠惠三年卒年八十一

舊居在禮安
鼻巖南二里

○退溪先生易東書院記略曰先生之忠義大節
既足以動天地撼山岳而經學之明進退之正有

大過人者則爲後學師範可以廟食百世者非先生而誰哉先生之學其亦有以脫去世習之陋而有發於龍門之餘韻者矣

權溥事忠烈一忠宣一忠肅

權溥字齊萬初名永福州人贊成事旦之子翰林學士躔之孫忠烈五年年十八登第又中殿試累轉僉議舍人忠宣受禪置詞林院與朴全之等爲學士寵幸無比忠烈復位掌銓選陞密直學士忠宣復位拜贊成事忠肅朝拜僉議政丞永嘉府院君溥性忠孝惠族姻睦僚友嗜讀書老不輟嘗以朱子四書集註

建白刊行又與子準哀集歷代孝子六十四人使婿
李齊賢著贊名曰孝行錄行于世溥敬以事君誠以
事親待子姪如賓遇臺輿如尊與五子三婿皆封君
世號九封君年八十五卒諡文正爲人無圭角久典
銓衡鬻爵營產時人以爲視其父胆之清懸遠也子
準謙恭守節義位至府院君

李兆年 事忠烈 忠肅 忠惠

李兆年字元老京山府人父長庚恭儉有威鄉人嚴
憚之兆年短小精悍神彩秀發力學能文少懷志節
堅確敢言疾惡如讎赴人急如水趨下年未冠草溪

鄭允宜使其府一見知爲異人以其子妻之忠烈二
十年登第累轉爲禮賓內給事出知陝州八爲秘書
郎三十二年從王如元王惟紹宋邦英離間王父子
諸從臣皆懷疑退縮北年恃無他獨進退惟謹例遠
竄歸鄉者十三年未嘗出一言自訟其非罪忠肅留
元五年瀋王內懷覬覦左右多反覆北年與十六士
署一紙欲赴闕以請北年竟獨往四千里獻其書忠
惠以世子八元丞相燕帖木兒見之大悅因忠肅辭
位奏錫王命時太保伯顏惡燕帖木兒待忠惠不禮
忠肅復位忠惠仍宿衛于元時燕帖木兒已死伯顏

待忠惠益薄忠惠與燕帖木兒子弟及回骨少年輩
飲酒爲謔愛惑回骨女或不上宿衛伯顏益惡之目
曰撥皮俗謂豪俠者爲撥皮從臣皆不敢言兆年進
戒曰殿下事天子宜日慎一日何乃棄禮縱情以速
累乎然此非殿下之過殿下長於阿保之家所共遊
者多無賴子孰從而聞正言見正事乎儒者雖朴拙
皆能習經史識廉恥殿下目之爲沙箇里此何等語
耶殿下能遠佞倖親儒雅改行自飭則可不然天威
咫尺其嚴乎王不能堪其言踰墉而走曹頤之亂忠
惠被徵至燕兆年從之伯顏蓄宿憾使王與頤黨

北年慷慨發憤謂李齊賢曰吾欲面訴丞相其意可
回列戟守門莫叫其閤幸其出畋城南吾當上書道
左碎首馬蹄之下死明吾君子其把筆書吾書夜起
沐浴鷄鳴將行伯顏適以是日敗書不果上然聞者
莫不悚然曰膽大於身李公是已忠惠襲位還國以
嚴見憚每入見王聞履聲曰北年來矣屏左右整容
以俟王一日步自北宮彈雀于松岡北年徑進跪曰
殿下寧忘明夷之時乎今惡少假威略婦女攘財貨
民不樂其生恐禍在朝夕此而不恤顧玩細娛乎初
王幸商人林信女有寵授信大護軍一日信毆奇輪

王右信親往毀輪家兆年並諫之王盛怒既而溫言
謝遣之兆年謝病明日匹馬還鄉終身不出不交人
間事官至政堂文學所歷多聲績忠惠四年卒年七
十五諡文烈配享忠宣王廟嘗題星山百花軒一絕
云爲報栽花夏莫加數盈於百不須過雪梅霜菊清
標外浪紫浮紅也漫多

李齊賢曰經曰諸侯有諍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
國公之去也若有骨鯁之士繼而言之者四五輩
岳陽之辱其亦庶乎免夫

○退溪先生曰公生於亂世身事昏君歷變履險

而志操如金石忠直之風動當時而聳後世祀爲
鄉賢何不可之有至如文忠其賢恐不及乃祖云
迎鳳書院議

金倫

事忠烈

忠宣

忠肅

忠惠

忠穆

金倫字無已叅理賸之子就礪之曾孫忠烈時哈丹
來寇國人八江華避之倫外舅許珙爲冢宰令倫挈
家以先倫年十四指畫如成人一族賴之蔭仕爲辨
正都監及監察侍丞有甲乙爭訟倫案籍辨正發摘
如神人不敢欺嘗從忠烈八朝忠宣日候于邸從臣
退縮倫身兼數任獨侍左右忠烈嘉其志忠宣亦待

以禮忠肅留元五年濬王暉得幸于帝羣不逞誘脅
國人上言願得濬王爲主倫獨不署名或私於倫曰
違衆自異若後悔何倫罵曰臣無二心職耳何後悔
之有尋以都巡問使鎮合浦率乘精鍊號令嚴明元
使來觀致敬焉曹頔搆亂伏誅忠惠命訊其黨于巡
軍府一府欲拷掠痛理倫曰此輩註誤於頔耳何足
責耶若使傷肌膚毀筋骨必謂我枉法強服以欺朝
廷乃弛其刑囚感悅首罪無隱獄成驛聞丞相伯顏
右頔黨顧奏徵忠惠忠惠道召倫倫聞命馳赴至則
伯顏奏下倫獄令五府官雜問頔黨多利口倫折以

片言五府官改容目之爲白鬚宰相忠惠東還功在

第一圖形壁上封彥陽君後帝遣使執王以歸倫時

家居聞變痛不及奔問乃與諸宰議所以陳乞朝廷

者咸曰陪臣犯天威恐有大譴前政丞姜莊醴泉君

權漢功忠肅嘗下漢功于秋流海島漢功怨王上書中書省欲立潘王高不果及李凌

幹等皆曰不可倫厲聲曰臣之於君子之於夫妻之

於夫當盡其恩義耳其父被罪爲其子者忍不救乎

諸相默然倫又言今之呈省雖不蒙俞然救其主而

得罪吾知其必無也一坐皆然之令李齊賢草其書

國老多不署名竟未就王疏揭陽道薨倫終身憤憤

形於言色忠穆初陞左政丞未幾乞退封君忠惠久
未諡王召倫問之對曰先王不返徒以親近檢壬歛
怨累德今禍首猶在必先正其罪以明先王非辜然
後可請遂與李齊賢等上疏曰竊見康允忠起自賤
隸得幸先王姦諂荒淫既經杖斷宜與法以退藏復
貪榮而冒進百端逞欲一代肆凶先王所以詔獄就
徵岳陽返葬允忠一賊實是根株閔渙九人只爲枝
葉積釁專歸於上狡謀獨免其身至使先王存被譴
訶沒稽贈諡伏乞轉呈上國加此賊兩觀之誅雪先
王萬世之恥王感悟轉呈于元授倫改正請諡二表

遣之倫謝曰臣桑榆之年七十有二恐顛躓道路以辱明命然喘息尚存敢不黽勉將如元忽得風疾十日不飲水漿令左右扶起具衣冠端坐而逝諡貞烈喜觀書多識典故有問響應無疑仁宗姻信故舊疾惡嘉善無擇戚踈愛君憂國不渝夷險號竹軒

李齊賢

事忠烈恭愍

忠宣

忠肅

忠惠

忠穆

李齊賢字仲思慶州人政丞瑱之子新羅始祖佐命大臣謁平之後自幼嶷然如成人既知爲文已有作者氣忠烈二十七年年十五登科名蓋一世延祐甲寅忠宣留元構萬卷堂姚燧閣復元明善趙孟頫等

諸學士咸遊王門齊賢周旋其間學益進諸公稱嘆
不置丙辰奉使西蜀所至題詠膾炙人口忠宣嘗問
齊賢曰太祖時契丹遺橐駝却之則已何至今繫橋
下餓而殺之乎齊賢對曰創業垂統之主其見遠其
慮深非後世所及也且宋太祖養猪禁中仁宗令放
之後得妖人顧無所取血知太祖慮亦及此此亦未
爲定論安知太祖養猪之意不有大於取血者耶我
太祖之爲此將以折戎人之譎計耶抑亦防後世之
侈心耶蓋必有微旨又問我國古稱文物侔於中華
今其學者皆從釋子以習章句何耶齊賢對曰昔太

祖經綸草昧日不暇給首興學校作成人材命秀才
廷鶚爲博士教授生徒賜彩帛頒廩祿以勸之可見
用心之切矣光廟之後益修文教內崇國學外列鄉
校里庠黨序絃誦相聞所謂文物侔於中華非過論
也不幸毅王季年武人變起玉石俱焚其脫身虎口
者逃遯窮山蛻冠帶而蒙伽梨以終餘年若神駿悟
生之類是也其後國家稍復文治雖有志學之士無
所於學皆從此徒而講習之故臣謂學者從釋子學
其源始此今殿下廣學校謹庠序尊六藝明五教以
闡先王之道孰有背真儒從釋子哉忠宣嘉納後復

如元柳清臣吳潛上書都省請立省本國比內地齊
賢與金怡等上書都堂事得已語在金怡傳至治壬
戌忠宣謫吐蕃齊賢又與崔誠之獻書郎中曰竊惟
弊邑事大以來百有餘年歲修職貢未嘗少弛往者
遼民遺種金山王子者驅掠中原之民弄兵于海島
朝廷遣哈真札刺帥師討罪天寒雪深甬道不繼軍
不得前却幾爲兇徒所笑我忠憲王命陪臣趙冲金
就礪轉餉濟師掎角而滅之兩國之帥相與約爲兄
弟誓萬世無相忘是則弊邑所以盡力於太祖皇帝
時也世祖皇帝南征而返旆將繼大統時有介弟扇

變于朔方諸侯憂疑道路甚梗我忠敬王以世子率
羣臣拜迎于梁楚之郊天下於是覩遠人之悅服知
天命之有歸是則弊邑所以盡忠於世祖皇帝者也
忠敬王襲爵東歸忠烈王復以世子八侍輦轂世祖
念其功嘉其義令尚公主以示殊恩屢頒詔旨母改
舊俗四海之內稱爲美談我老瀋王卽公主子而世
祖親甥也自世祖之時以至于盛代歷仕五朝旣親
且舊但以功成不退變生所忽毀形易服遠竄吐蕃
之地去故國萬餘里顛崖絕險十步九折層氷積雪
四時一色嵐瘴薰蒸盜賊竊發革船渡河牛箱野宿

間關半年方至其域飯麥粝處土屋辛苦萬狀不可
殫說行路聞之尚爲之於悵况策名委質者哉此僕
所以當食忘味已臥復起皇皇栖栖淚盡而血繼者
也蓋柔遠惇族先王之政也以功覆過春秋之法也
足下何不從容爲丞相言之明往日之無他今日之
自艾八奏冕旒導需金鷄之澤賜環而東復見天日
使聖天子之世無向隅而泣者則大丞相之德之美
益著於遐邇而天下皆稱頌於足下豈惟弊邑君臣
銘肌鏤骨圖報其萬一而已哉又上書丞相拜住遂
奏量移王于朶思麻之地齊賢往謁王而還忠肅薨

曹頤作亂陰爲藩王地忠惠擊殺之餘黨甚衆人心
疑危禍且不測公憤然曰吾知吾君之子而已從之
如京師代舌以筆事得辨析功在一等旣還羣小益
煽乃屏迹不出著櫟翁稗說及忠穆幼冲嗣位齊賢
上書都堂首陳擇賢師儒左右輔導講孝經四書以
及六經習與性成德造因覺爲當務之急次論時政
之弊請革政房罷鷹坊德寧寶興等庫擇守令禁邪
侈罷食邑還土田蠲逋欠舉切時務恭愍在元卽位
國空虛拜齊賢都僉議政丞權斷國事齊賢貶黜宰
臣裴佺盧英瑞等五六人或流竄或補外措置得宜

人賴以安俄而避趙日新之忌三上章辭日新誅復
八相封金海侯為門下侍中乞致仕上言請修築京
城十六年丁未卒年八十一天資厚重輔以學問發
於議論措諸事業者燁然可觀人有片善惟恐不聞
先輩行事雖細為難平生未嘗疾言遽色自號益齋
人無貴賤皆稱益齋牧隱李穡銘其墓曰道德之首
文章之宗功在社稷澤流生民然不樂性理之學無
定力嘗權行省陞堂上拜表儀衛與王無異人譏之

謚文忠配享恭愍廟

○至治癸亥齊賢往西番將謁
王過則天陵題詩有曰歐公信

一名儒筆削未免失邦將周餘分續我唐日月且有序
畧曰歐公承叔列武后唐紀之中抑李崇武革唐稱

周而書周年可乎曾昭公為季氏逐居乾侯春秋未嘗不書昭公之年房陵之廢與此奚異作史而不法春秋吾不知其可也其下又曰後閔晦奄感興詩拊卷自嘆孰謂後生陋學其議論有不謬於朱子耶

韓宗愈 事忠烈 忠宣 忠肅 忠惠 恭愍

韓宗愈字師古漢陽人自幼瞻視異常魁顏偉幹望之儼然知其為公輔器其未達也放蕩不羈與一時名士相往還羣飲無虛日醉則起垂袖為舞歌楊花詞號楊花徒忠烈朝年十八擢第八史翰忠肅朝累遷藝文應教時王留元審王嵩與王相持國人頗惑宗愈慨然為王訟理乃與李兆年等為書如元獻之王擢為代言王又為奸臣所誤謂宗愈曰吾欲表請

于元禪位瀋王遂密以表授宗愈趣令印之宗愈口
國家傳之祖宗豈宜廢嫡以與旁支乎固諫不得既
退托以墜馬不起與兆年謀諸大臣執姦臣斥之事
竟不行曹頤之亂與金倫理其黨獄從忠惠如元俱
繫獄事叵測會伯顏死得解王還國拜評理封漢陽
君賜鐵券圖形壁上改贊成事王有岳陽之行時忠
於王者宗愈及兆年耳忠穆幼冲嗣位宗愈奉帝詔
輔政拜左政丞王嘗欲觀李杜詩宗愈曰抽黃對白
無補於政王命進之托以無典守着竟不進忠定立
權倖用事宗愈以府院君退老其鄉恭愍元年與金

承澤等八侍書廷王每加優禮復欲相之三年病卒
年六十八謚文節性厚重喜談笑樽俎間和氣油然而
可愛處事接物皆有餘裕爲文章務去俗氣尤致意
於詩別業在漢江楮子島中嘗作詩云十里平湖細
雨過一聲長笛隔蘆花却訝殷鼎調羹手還把漁竿
下晚沙號復齋

史氏曰宗愈歷事四朝當烈宣肅惠多事之時事
不辭難精忠大節有大過人者今爲首相輔幼主
亦得大臣體賢矣

李凌幹事忠宣

忠肅

忠惠

恭愍

李凌幹南原居寧縣人忠宣王嘗以所幸二姬賜凌
幹及白文舉獨凌幹置姬別室莫敢近又從忠宣在
元爲盤纏別監同事者皆致富凌幹獨清苦自勵冬
月破衫單袴不私一錢及王竄吐蕃凌幹懷金潛附
驛吏獻王王及從臣賴以不乏忠宣薨奉柩東歸號
呼跋涉勤苦備至忠肅朝元欲立省本國凌幹與金
怡全英甫等奏請議遂寢忠惠被執如元宰相會議
上書凌幹曰天子聞王無道罪之若上書論奏是以
天子之命爲非而可乎恭愍朝爲左政丞致仕卒

王煦事忠宣

忠肅

忠惠

忠穆

王煦權溥之子忠宣愛以爲子賜宗姓出入常同車
及竄吐蕃欲以身代帝聞而憐之後詣吐蕃兼行至
臨洮見王還遂陪至京師及王薨煦服喪奉柩東還
旣葬每月朔望私祭陵下至沒身忠肅留元濬王內
懷覬覦左右多反覆煦以義自將終始無間言忠穆
元年爲右政丞溥尚無恙強起之首以選法歸之典
理三年煦承帝命八元與左政丞金永暉還告王曰
帝問先王失德臣等奏先王初不若是但小人導之
耳其徒尚在不去亦誤今王矣帝然之勅令臣等往
治之時右政丞盧頊在側慙赧而退於是置整治都

監以煦及永晫安軸等爲判事治奇皇后族弟奇三萬席勢不法之罪下獄死元聞三萬死遣使杖都監官十數人惟煦安軸以帝命原之煦剛正莊重廉簡寡欲平生不妄語讀書通大義雖下士必待之盡禮再爲相舉賢才恤民隱節浮費以興利除害爲心忠定元年還自元道卒盧頊憾整治之事沮官葬又令沿路諸驛禁置柩正廳驛吏望柩號泣祭之如父母謚正獻配享恭愍廟庭

安軸事忠肅 忠惠 忠穆

安軸字當之福州興寧人生而穎悟力學工文中第

選補史翰忠肅甲子中元朝制科授遼陽路蓋州判
官時忠肅被留于元軸謂同志曰主憂臣辱主辱臣
死乃上書訟王無他累遷右司議轉監察大夫皆帶
館職表箋詞命多出其手以檢校評理求出牧尚州
時母在興寧往來起居以盡孝道忠穆立首論相召
還尋陞政堂文學贊成事右文館大提學監春秋館
事與李齊賢等增修閔漬所撰編年綱目時執事者
不喜儒罷封君軸處心公正持家勤儉見善則稱之
不已見惡則避之不近嘗曰吾平生無可稱四爲士
師凡民之屈抑奴人者必理而良之父碩早沒軸教

二弟輔輯俱登第爲名卿二弟事之亦如父忠穆戊子卒年六十七謚文貞嘗存撫江陵道有文集曰關東瓦注號謹齋

安輔事忠惠

忠穆

忠定

恭愍

安輔字員之年十九登第選補春秋修撰忠穆元年中元朝制科授遼陽行省照磨既上官省官重其才皆禮貌之爲母老棄官東歸後拜右代言轉典法判書恭愍立知其賢授密直提學提調銓選事一日夜半王召輔入有所除授既而曰今日何日命取曆觀之曰猖鬼也姑止輔嘗惡陰陽拘忌則跪曰王者奉

天時不在於此願殿下欲行則行猖鬼何害王變色
俄拜政堂文學輔自謂遇知知無不言王以謂濶於
事情輔亦以母老乞骸骨歸養爲東京留守六年丁
酉卒年五十六諡文敬輔性剛直廉潔喜讀漢史爲
文章去華取實臨事務遵大體略不依違顧望且不
事生產及沒家無擔石之儲

李穀事忠肅 忠惠 忠穆

李穀字中父初名芸韓山人自齠齷舉止異常稍長
知讀書疊疊忘倦早喪父事母孝忠肅七年登第遷
藝文檢閱忠肅後元擢元朝制科授翰林國史院檢

闕與中朝文士交遊講劇所造益濶爲文章操筆立
成典雅高古不敢以外國人視也言於御史臺請罷
求童女代作疏曰古之聖王其治天下也一視而同
仁雖人力所至文軌必同而其風土所宜人情所尚
則不必變之以爲四方荒徼風俗各異苟使同之中
國則情不順而勢不行也高麗本在海外別作一國
苟非中國有聖人邈然不與相通以唐太宗之威德
再舉伐之無功而還國朝肇興首先臣服著勳王室
世祖皇帝釐降公主賜詔獎諭曰衣冠典禮無墜祖
風故其俗至于今不變方今天下有君臣有民杜惟

三韓而已爲高麗計者當欽承明詔率祖攸行修明
政教朝聘以時與國咸休可也而乃使其婦寺之流
根據中國寔繁有徒怙恩恃寵反撓本國至有冒干
內旨爭馳傳遽歲取童女絡繹輦來夫其取人之女
以媚于上爲己之利此雖高麗自取之也旣稱有旨
豈不爲國朝之累乎夫人之生子鞠之育之將以望
其反哺也無尊卑之別華夷之間其爲天性一也抑
彼風俗寧使男異居女則不出若爲秦之贅婿然凡
養于父母者有女之尸焉故其生也恩斯勤斯日夜
望其長能有以奉養而一朝奪之懷抱之中送之四

千里外足一出門終身不返其爲情何如也今高麗
婦女在后妃之列配王侯之貴而公卿大臣多出於
高麗外甥者此其本國王族及閥閱豪富之家特蒙
詔旨或情願自來且有媒聘之禮焉固非常事而好
利者援以爲例凡今使其國者皆欲妻妾非但取童
女而已側聞高麗之人生女者卽秘之惟慮不密雖
比隣不得見每有使臣至自中國便失色相顧曰胡
爲乎來哉非取童女者耶非取妻妾者耶已而軍吏
四出家搜戶捫若或匿之則繫累其隣里縛束其親
族鞭撻困苦見而後已一遇使臣國中騷然雖鷄犬

不得寧焉及其聚而選之妍醜不同或啖其使臣而飽其欲雖美而舍之舍之而他求每取一女鬪數百家惟使臣之爲聽莫或敢違何者稱有旨也如此者歲再焉或一焉間歲焉其數多者至四五十旣在其選則父母宗族相聚哭泣日夜聲不絕及送于國門牽衣頓仆欄道呼號悲痛憤懣有投井而死者有自縊者有憂愁絕倒者有血泣喪明者如此之類不可殫記其取爲妻妾者雖不若此逆其情取其怨則無不同也書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恭惟國朝德化所及萬物咸遂高麗之人獨有何罪

而受此苦乎昔東海有冤婦三年大旱今高麗有幾
冤婦乎比年其國水旱相仍民之飢孱者甚衆豈其
怨歎能傷和氣乎今以堂堂天朝豈不足於後庭而
必取之外國乎雖承恩於朝夕猶懷父母鄉黨人之
至情也而乃置之宮掖愆期虛老時或出之而歸之
寺人終無孛者十之五六其怨氣傷和又何如也伏
望渙發德音明示條禁絕其後望消怨致和萬物育
焉不勝幸甚帝納之忠惠後二年奉表如元因留六
年時本國官爵猥濫奴隸亦得軒冕殿中崔江求爲
正尹穀聞之寄詩云不妨正尹生前得猶勝中書死

後加安就趙溟死後皆拜中書故云忠穆襲位還國
穀寓書宰相曰惟吾三韓國之不國久矣風俗敗毀
刑政紊亂民不聊生如在塗炭幸今國王受命之國
民之望之者大旱之望甘澍然國王以春秋之富謙
恭冲默一國之政聽於諸公則其社稷安危人民利
病士君子之進退皆出於諸公卽今本國之俗以有
財爲有能有勢爲有知至以朝衣儒冠爲倡優雜劇
之戲直言正論爲間里狂妄之談宜乎國之不國也
穀之所以離親戚去鄉國久客於輦轂之下者正爲
此耳此聞諸公所以輔政變化者與前日不甚相遠

名雖尚老而少者實主其柄名雖尚廉而貪者實執其權既斥惡以而大者不悛其惡既改舊臣而新者反附其舊似非國王委任之意朝廷聞之得無不可乎累轉政堂文學封韓山君都僉議贊成事尋還國忠定立穀以嘗請立恭愍不自安遊關東三年卒年五十四諡文孝性端嚴剛直人皆敬之所著稼亭集二十卷行于世

鄭世雲 安祐 金得培 李芳實 事恭愍

鄭世雲 光州長安人 安祐 耽津人 金得培 尚州人 李芳實 咸安人

世雲從恭愍入元宿衛王卽位錄功一等與金鏞有

寵歷軍簿判書轉叅知政事倭寇楊廣道京城戒嚴
令百官從軍諫官詣王宮辭世雲曰諫官從軍古所
未聞如國體何命免之祐恭愍元年拜軍簿判書累
歷叅知中書政事得培登第補藝文檢閱從恭愍入
元宿衛累轉樞密院直學士爲西北面都巡問使芳
實從忠穆八元侍從有勞補中郎將恭愍朝宣城達
魯花赤魯連祥叛芳實以龍州兵潛渡江直入連祥
家刺殺父子傳首于京八年紅頭賊魁僞平章毛居
敬衆號四萬冰渡鴨綠江陷義州殺副使朱永世及
州民千餘又陷麟州殺都指揮金元鳳入鐵州祐將

七十餘騎登山息馬猝值賊兵大至將士皆懼祐談
笑自若便從容跨馬引兵直前阻清江而陣與芳實
李仁祐等奮擊大破之王賜祐金帶祐得培領步騎
一千追遁賊至賊屯賊盡銳迎擊之祐等大敗退屯
定州賊遂陷西京明年芳實遇賊于鐵化斬百餘級
又追奔逐北出沒擊殲於龍靜咸從之間賊徒饑困
安鐵數州之地死者相枕餘賊三百餘一日一夜渡
鴨綠江而走祐等告捷上牋賀王褒答各陞叙紅賊
七十艘又寇西海道遣芳實邀擊于豐州斬三十餘
級賊乘舟遁去班師王宴羣臣賜芳實玉帶王纓公

主曰殿下何不愛至寶以與人乎王曰使我宗社不
爲丘墟百姓不爲魚肉皆芳實功也予雖割肌膚以
與之尚不能報况此物乎十年辛丑冬又紅頭賊僞
平章潘誠沙劉關先生朱元帥等二十萬衆渡鴨綠
江寇朔州以祐爲上元帥得培都兵馬使李芳實爲
西北面都指揮使柵巴岳嶺瑞興府西六里岳音切芳實與指
揮金景碑擊賊于价州斬百五十餘級賊襲安州我
軍敗績景碑被獲爲其元帥賊移文曰將兵百十萬
而東速迎降先是以叅知政事鄭世雲爲西北面軍
容體察使遣前密直提學鄭忠道金玗守巴岳嶺柵至

是賊伏兵於柵傍鷄鳴以鐵騎攻破柵門我軍大潰
元帥安祐兵馬使金得培等單騎奔還與摠兵官金
鏞屯金郊驛王知事急途謀避亂賊先鋒至興義驛
王奉太后將南幸黎明鏞祐芳實等馳至咸謂京城
不可不守崔瑩尤慟甚大叫曰願上少留募丁壯守
宗社遣近臣分往通衢招集義兵都人皆潰應者纔
數人祐等無如之何白王曰臣等留此禦賊請王行
王出崇仁門老幼顛仆子母相棄哭聲動天地王冒
雨雪次利川縣御衣濕凍燎薪自溫是日賊陷京城
留屯數月殺牛馬張皮爲城灌水成冰人不得緣上

又屠多男女或燔孕婦乳爲食以恣殘虐十二月王
至福州以鄭世雲爲摠兵官督諸軍討賊世雲性忠
清自播遷以來日夜憂憤以掃蕩紅賊恢復京城爲
已任王亦倚信世雲屢請亟下哀痛之教以慰民心
遣使諸道以督徵兵王遂委以總兵世雲詣都堂憤
然揚言曰吾甚寒微如吾爲相國家宜亂竹嶺以南
居人扈駕者不給糧從軍此議已定今何不然紀綱
乃爾安能制亂謂柳淑曰吾明日出師公歸簽軍乎
淑曰軍已到竹嶺大院世雲曰若軍後期公亦不得
辭其責淑卽往督之又謂金鏞曰今兩相玩寇不圖

孰不効耶若不掃賊縱竄山谷可得而生可得而國
乎十一年正月世雲與都元帥安祐元帥金得培李
芳實及諸將率兵二十萬屯東郊督諸將進圍京城
世雲退屯兜率院時方雨雪賊弛備李餘慶麾下權
僖訶知賊之精銳皆聚崇仁門率數十騎突入鼓譟
奮擊諸將乘之大破之斬賊魁沙劉關先生等賊徒
自相蹈藉僵尸滿城斬首一十餘萬獲元帝王璽二
金寶一餘賊十餘萬奔渡鴨江而走金鏞素與世雲
妬寵又恐祐芳實得培等成大功爲王所重欲使祐
等殺世雲因以爲罪而譖王盡殺之乃矯旨爲書使

其姪前尚書金琳密諭祐等令圖世雲且曰世雲素
忌卿等破賊之後必不免禍蓋先圖之祐芳實就得
培牙帳曰今世雲畏賊不進鏞書如此不可不從得
培曰今甯平寇賊豈宜自相剪滅昔穰苴擅誅莊賈
衛青不殺蘇建古今明鑑不可不慎若不獲已執致
闕下聽上區處祐芳實乃退歸及夜復來言曰誅世
雲君命也我輩成功而不奉君命其如後患何得培
堅執不可祐等強之於是置酒邀致世雲既至祐等
目壯士於座擊殺之洪彥博字仲容南陽人與王聞
其死曰搃兵之出師也言貌甚傲其及宜矣贈僉議

政丞王自福州幸尚州聞祐至咸昌擇大臣有計畫者往迎之以備非常乃遣侍中柳濯濯至跪進酒請元帥立飲祐不敢濯曰今公收復三韓僕敢以爵位爲心一杯之後豈復請立飲耶因泣下明日祐凱還詣行宮上謁至中門鏞令門者撻其首祐辭色不變三指所佩囊大呼曰幸姑少緩願至上前獻囊書就戮撻者更擊殺之曳下庭王未及聞不知其死傳旨曰汝等擅殺鄭世雲今不斬汝以有大功也囊書卽鏞給祐等令殺世雲書也鏞恐琳泄其謀先斬之王聞祐死其幼子裸立道旁哀之名留禁中問所歸遣

之鏞遂白王宣旨祐等不忠擅殺世雲祐已伏辜若有能捕金得培李芳實者超三級錄用卽遣吳仁澤鄭之祥朴椿金庾等分捕之是日芳實行至龍宮椿欲傳旨芳實下庭跪仁澤拔劔擊之卽仆而絕良久復甦踰墻而走椿追執擊殺之得培至基州聞變而逃庾之祥等追捕斬之梟首于尚州觀者莫不嗟悼初毛貴之寇義州也祐以七十餘騎擊敗之卒能殲紅賊復京城皆其功也得培門生直翰林鄭夢周請王收屍爲文以祭曰嗚呼皇天我罪伊何嗚呼皇天此何人哉蓋聞福善禍淫者天也賞善罰惡者人也

天人雖殊其理則一往者紅寇闌八乘輿播越國家
之命危如懸綫惟公首倡大義遠近嚮應身出萬死
之計克復三韓之業凡今之人食於斯寢於斯伊誰
之功歟雖有其罪以功掩之可也罪重於功必使歸
服其罪然後誅之可也奈何汗馬未乾凱歌未罷遂
使泰山之功轉爲鋒刃之血歟此吾所以泣血而問
於天者也且有詩曰自是書生合討文迺何提劍將
三軍忠魂壯魄今安在回首青山空白雲後祐芳實
子年甫十餘遊於市街人爭饋以物曰今我輩獲安
寢食皆三元帥之功也至有泣下者十二年春王還

都次興王寺鏞謀反伏誅

○按高麗氏四百年來外敵之患如契丹蒙兵雖連歲侵軼而其長驅屠嘍未有若紅巾之禍者乘輿奔竄於嶺表京城淪沒為賊窟一朝迅掃三韓再造恭愍所謂割肌膚尚不能報者政宜今日道也奈何擎天偉烈曾不旋踵駢首就戮於賊鏞之手而王不省悟宣旨不斬而咫尺擅殺終不之問抑天厭王氏奪其聰明以基促亾之兆耶竊嘗觀之臨危撥亂注意乎將而功蓋一世旋見疑忌小人乘時輒售鬼魅不曰擁兵謀叛則必曰軍心盡

歸必使手毀長城兔死狗烹而國隨以亾前車旣
覆今古一轍惟彼昏庸不足深責當時扈從之臣
如李崑柳濯洪彥博諸人豈皆賊鏞之黨而環視
左右無一人出一言以悟主曾不若爭饋報功之
市街人讀史至此孰不掩卷扼腕而淚滿襟者乎
嗚呼痛哉

